

老城印象

□胡玲

假日，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罗

阳老城，恍若闯入另一方天地。

老城街巷纵横交错，四通

八达。曲折幽深的小巷，布满

青苔的石板小路，仿佛把时光

拉到久远以前。

目光所及之

处，清一色历经了岁月洗礼的

旧房子。

平日里，见惯了光鲜

亮丽带着冰冷质感的高楼大厦，

这些老房子倒让人感到亲

近。看到它们，像面对着纯朴

温善的长者，没有一丝压迫感。

老城的老房子大多建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楼层不高，最

高的不超过八层。许多老房子

外墙贴着旧式流行的马赛克，

淡粉或蔚蓝色的图案，在风雨

侵袭里，褪去了昔日艳丽的外

衣，蜕变得庄重沧桑。有的老

房子用红砖砌成，没有刷墙和

粉饰，窗户和阳台栏杆都带有

镂空的雕刻花纹，充满古色古

香的韵味。有的老房子白墙黑

墙，墙壁上绘满极具岭南风情的

壁画，绿藤青蔓攀爬上墙，水

灵灵的绿意让屋子有一种动人

心魄的美。还有几幢老骑楼，

洋溢着浓浓的欧式风情，虽然

墙体已经斑驳，反而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可以想象，多年前，有身穿旗袍的袅袅女子，在骑楼下闲庭信步，吸引了无数目光。

老城的街道不宽，房子与房子紧挨着，人们相对而住，毗邻而居，彼此之间熟悉。大多数房屋房门敞开，阿婆或老翁坐在门口，时不时有邻居过来打个招呼。孩子们三五成群，在街巷里疯赶嬉闹，银铃般的笑声四处飘荡。这应该是老城最独特温暖的地方，在城市高密度生活小区里，大家都大门紧闭，独自过自己的小日子，即使面对面、楼上楼下住着，平日里也无交集，彼此陌生，而老城，依旧延续着过往的居住习惯。

穿梭于老城的街巷，随处可见古榕树苍绿的身影。它们给老城增添了一抹抹幽静的绿意，也赏赐予老城一片片清凉的绿荫。老城的榕树多数有上百年的树龄，枝繁叶茂，遒劲挺拔，像一柄柄巨大的绿色油纸伞，直插云天，粗壮的树干要几

个人拉手才能围住。树根冲出地面，盘根交错，蜿蜒曲折，如崎岖的怪石扎根于大地，充满力量之美。长长的根须从枝干上垂悬下来，在微风中摇曳起来，千丝万缕，灵动飘逸，像轻纱珠帘在跳舞。树下行走，恍如走进了“一帘幽梦”的意境中。稀疏的阳光，顺着细小浓密的榕树叶间钻进来，洒在地下，留下一地明晃晃的碎金子。

榕树之下，成为人们的乐园。两个老头，在榕树下置一小桌，摆上棋子，楚河汉界，精彩对弈，四周围满了观战的人。几个老太太，搬来小凳子，坐在榕树的浓荫之中做女红。三五年轻人，围坐在榕树下的茶台，促膝品茗，相谈甚欢。还有的人家，干脆把饭桌端到榕树下，一家人沐浴着绿意，吃着家常菜，平淡而幸福。

路边，各种小商铺一家接着一家，没有华丽的装潢，不用卖力宣传，自有客人光顾。信步老城，像突然打开一个古老的小吃店，比比皆是。几张桌，几张椅，简陋朴素小店，总有让人惊艳的招牌美食。随便走进一家

日杂店里，传统副食和日用品琳琅满目。寻常买不到的老物件，在老城可以淘到。货架上的火柴、香皂和蜡烛让人想起儿时那些简单却美好的时光。奶糖、冰棍、绿豆饼等儿时常吃的零食，在老城可以尽情重温。

剃头店里，时不时有大爷大娘上门，十几块钱就可以剃头理发。穿着白色褂子的剃头师傅一边给人剪头发，一边和他们聊着家常。修改衣服的小店里，不断有人拿着衣服过来修改，或剪个裤腿，或加条拉链，裁缝师傅热情地迎来送往。街角，修鞋的师傅在小小一方天地里地头苦干，把街坊四邻的送来的鞋子修补好。这些老行当，这些凭手艺吃饭的匠人，在老城依然有一席之地。

老城也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亲切熟悉的美味，都藏在路边不起眼的小食店中。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字号小吃店比比皆是。几张桌，几张椅，简陋朴素小店，总有让人惊艳的招牌美食。随便走进一家

在博罗城安居乐业了四十多年，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土生土长，但由于从小就生活在老城，久生感情，自然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早将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一个人了，尤其是遇到有人很肯定地对我说，“你一定是我博罗老城人”的时候。

这时，我都会心情愉快地反问：“你凭什么这样肯定？”而对方无一例外地回答：“你讲的博罗城话跟我的××（某个亲人，或者很要好的亲戚朋友）一模一样，他是老城上街（或者，下街）人。”我一听，往往就会眉开眼笑地“嗯嗯”两声，深深地为自己融入了这个祥和的城市感到自豪，直到遇见了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的潘教授。

2010年9月间，潘教授带着两个学生到博罗调研福佬话（闽方言）。当时，我在博罗县志办工作。领导安排我负责接待潘教授师徒，陪同他们走访县内讲福佬话较多的村庄，每天早出晚归，累并快乐地学习收获着。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接待工作，不想在调研临近结束时，一天，潘教授突然用生硬的博罗城话跟我说：“翟仔，据你所说，你的博罗城话已经算是很标准了，现在能否与我闲聊几句？”我诧异极了，疑惑地问他为什么我会讲博罗城话？他笑了笑，说“是从你们办公室借阅的《博罗县志》（2001版）中的‘方言篇’里学到的。我钦佩不已，于是欣然答应。他提问，我回答，交谈了好一阵子。交谈中，我发现潘教授的神情时而疑惑，时而沉思，时而恍然，十分丰富，堪称“表情帝”。未了，他要我重复三次读“唐诗”“苏东坡”两个词语。他竖着耳朵认真听完后，满脸迷茫，拿出《博罗县志》翻到“方言篇”，对着博罗城话的声母、韵母表，反反复复地读了几遍“唐诗”“苏东坡”，然后抬头对我说：“小翟，冒昧地说一句，你的博罗城话讲得也不太地道。”我急忙点头称“是”，因为在听潘教授读这两个词语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时代，耳边又响起了年近花甲的语文老师用博罗城话朗读课文的声音……顿时，自豪感荡然无存，心情失落，愣愣地看着潘教授。

潘教授说：“我来到博罗差不多一个月了，白天跑村庄，晚上都会抽空对着县志上博罗城话的声母、韵母表学着讲。我感觉它不仅仅是博罗土著话，或者是惠州话的次方言那么简单。博罗城话很多字的读音仍然保留了南越土著的原始发音，比如‘唐诗’的‘诗’，是舌尖前清擦音，发音时，舌尖位置比北京话稍后；还有‘苏东坡’的‘苏’，是舌尖清边擦音，北京话里是没有这个声母的。这些都是罕见的，可以说是汉语言的活化石，这是我此行的意外收获。据我所知，博罗城话仅局限在县城和周边的几个村庄流行，虽然范围不大，但独具特色，

潘教授饶有趣味地看着我，说：“哦？讲来听听。”我说：“歌后语，三只手指仔捉田螺——请教授您猜猜。”潘教授伸出右手的拇指、食指、中三个手指，在空中上上下下地比画了说：“万无一失？”

“接近了，再猜猜。”

“十拿九稳！”

“八九不离十了。”我笑了，说：“正解是‘稳阵’。”

“三只手指仔捉田螺——稳阵。”潘教授又比划了几次，终于恍然大悟，不禁伸出大拇指由衷地称赞。“生动形象，比喻精准，真是妙不可言啊。”

“还有更形象的，还是歌后语，成吉思汗打仔——”

这次，潘教授苦思冥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倒是两个90后的学生猜是“汗流浃背”“大汗淋漓”之类的。我说意思是对了，但要用博罗城话说出来才有含义，并说出了答案：“成吉思汗打仔——大汗吓细汗。”潘教授和两个学生听了，都是满头雾水，不知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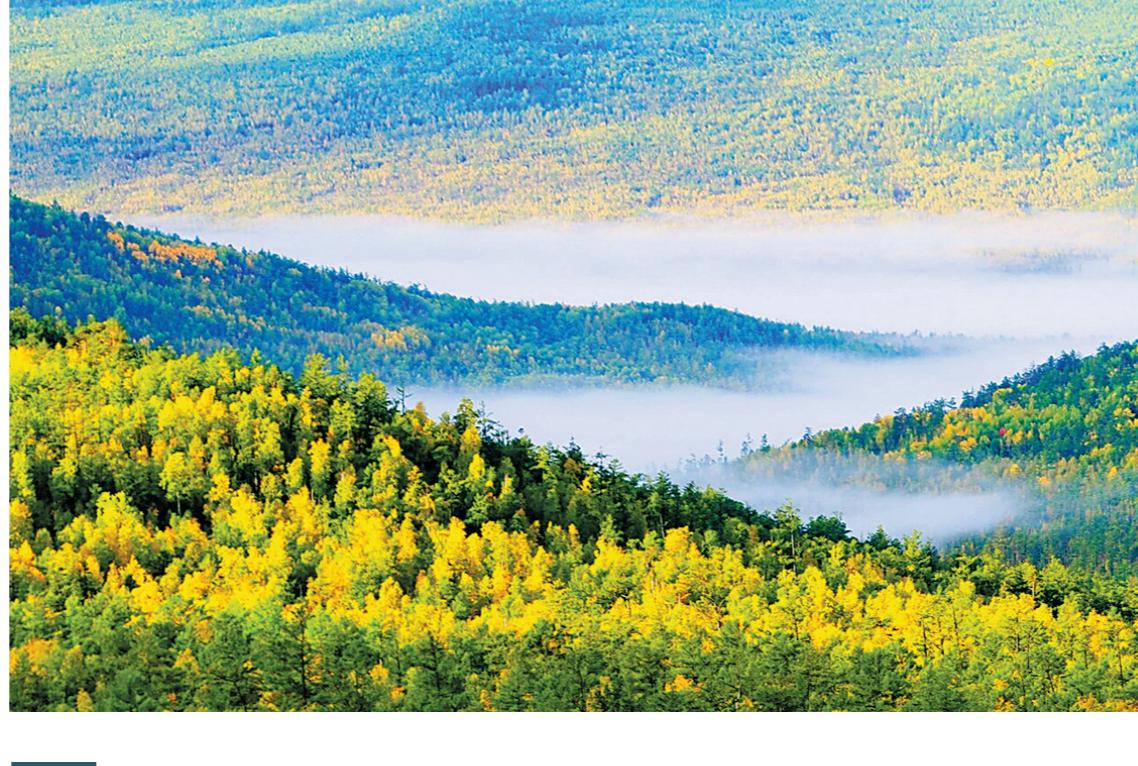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要猜中这两句歌后语，不但要在博罗城生活了数十年，而且还要对博罗的地方文化、风土人情等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我解释说：“首先，因为成吉思汗是‘大汗’，而他的儿子自然是‘小汗’啦。其次，博罗城话的‘吓’（音‘搭’）有两个意思，一是用一物体不停地击打另一物体，二是把物体一层层地叠起来。所以在‘大汗’‘小汗’一语双关的喻义主导下，这句歌后语的意思就是：‘成吉思汗（大汗）打仔（儿子，喻指‘小汗’）——大汗吓（叠）细（小）汗。’理解了这句歌后语的人，往往就会心一笑。”

“真是幽默诙谐，包罗万象，而又言简意赅，富含哲理啊。”潘教授不由得感叹道。“方言是地域语言的活化石。博罗城话作为本地流行语言，经过千百年的变迁发展，不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且独具特色，同时，也见证了博罗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朝代兴衰更迭，是博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

潘教授对博罗城话的评价，不但很官方，而且很高大上。可于我而言，这些犹在其次，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收集散落在博罗民间的博罗城话的谚语和歌后语。因为这些精短风趣、生动形象、富于情趣、寓意深刻的句子，句句都凝聚了博罗人民的经验和智慧。

山野晨韵

□汤青 摄



人间烟火满罗阳

□周遇安

午后小憩，慵懒而惬意，却被一阵刺耳的叫卖声划破了宁静：“糖——水——豆——花！糖——水——豆——花！”原来是街上骑着小三轮卖豆腐花的阿姨经过此地。听着这用扩音器提前录好的叫卖声，思绪不由得回到了那个充满叫卖声的童年。

我出生在罗阳镇，小时候父母工作繁忙，白天便托付阿嫲（奶奶）照顾我。阿嫲住在一叫茅钊岭的地方，在城北一带，要经过一条又长又陡的斜坡路，才能到达。每天中午不愿意睡午觉的时候，阿嫲总会哄我说：

“快睡吧，睡醒后卖豆腐花的阿姨就来了，阿嫲给你买豆腐花吃。”

“听阿嫲这么一说，我看在香甜的豆腐花的份上，便乖乖地去睡午觉了。”

“糖——水——豆——花——！”

“果不其然，下午两时整，卖豆腐花的阿姨准时挑着担，用纯正的博罗本地话吆喝着，步履艰难地走在斜坡路上。

我闻声而起，不等阿嫲拿钱，便麻溜地跑到阿嫲面前，兴奋地说：

“阿姨，我要一碗豆腐花！多加糖浆！”

阿姨见是我，便笑盈盈地掀开笼罩在大瓦罐上的纱布，待热腾腾的雾气散开，用古铜色的小铲子舀出豆腐花，再浇上几圈用红糖熬制的琥珀色的糖浆。

我已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舀上一大口往嘴里送，却被烫着了。

阿姨笑着说：“小妹妹，慢慢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这热腾腾的香气，成了这个小城镇一味独特的烟火气。

仍忆起学生时代，初中生大多骑着自行车上

学，穿过罗阳镇旁狭长拥挤的米仓巷，巧妙避开三轮车和载客摩托车这两大“拦路虎”，再经过摆满美食的小吃摊，方可抵达学校。而让我最难忘记的，是老电影院上坡的有记云吞。有记云吞享有博罗县百年老店的荣誉称号，连古稀之年的阿嫲都回忆道，她童年时最“架势”（骄傲）的事情就是她的阿爸带她去吃有记云吞。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清晨，六时的寒风无情地打在我的脸上，我不由得加快骑车的速度，朝着有记云吞的方向奔去。老板娘刚开门不久，锅里的大地鱼汤底尚未熬制出浓郁的香气，她坐在店门口，熟练地包着云吞。看到我来，她看了我一眼，说：“阿妹，还是照旧吧？”我点了点头，她便将刚包好的云吞扔下锅。待云吞浮出水面，她将云吞捞出，并舀上一大勺灵魂汤底，撒上小葱，打包好后小心地挂在我的自行车把手上。“阿妹，这么早上学，多穿点，冷人呐！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到清华北大啊！”她笑起来脸上总有几道褶子，夹杂着岁月的痕迹，也夹杂着这简朴的人间烟火气。

那骑着自行车沿路叫卖东江咸蚬的老头，在大街小巷争先恐后的三轮车夫、开着“手扶仔”（拖拉机）运砂石的司机、发廊门口喜欢调侃小孩的大姐、小学门口卖炸串和大台北奶茶的老板娘……这些平凡又普通的小人物，将永远存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是我生活在罗阳二十五载的独家记忆。如今，时过境迁，三轮车夫和摩托佬（摩的司机）逐渐被滴滴司机取代，街上叫卖的小贩也逐渐变成身穿黄色工作服的外卖骑手。生活在发生变化，罗阳也在发生变化。不变的是，我对罗阳这座充满故事的小城无尽的热爱。

尘世浮华，幸得人生一程。生于罗阳一城，居于罗阳一世。这朴实无华的人间烟火气，正是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我大学毕业后坚定回家乡发展的决心。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从此罗阳小城的发展建设，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罗阳水韵

□安礼德

罗阳，因地处罗浮山之阳而得名，因久远深厚的历史文化而著名，因是博罗县府所在地——博罗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闻名。东江由江西寻乌县桠髻钵山奔流而下，但在博罗境内自东向西、水势较平缓。东江，像匆匆忙忙的快递小哥，经过博罗时稍微停息，把水的灵韵留给了两岸生生不息的客家人后，再匆匆流走。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城市的摇篮。古往今来，城市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凡有城市的地方，必有河流经过抑或是临海而生。在交通条件极差的古代，人们常常以“水上运来的城市”来自诩自己所在之城，一点也不为过。素有广东四大古县之称的龙川、博罗、番禺和四会，无不伴水而生。东江中游的龙川、东江下游的博罗、东江与狮子洋交汇处的番禺，四水（西江、北江、珠江和龙江）交汇的四会都是如此。

东江水的灵韵在于其宽柔。东江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两岸客家人，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客家人，除了源源不断地为客家人提供生命的给养，更是润物无声地言传身教地塑造了两岸客家人的宝贵品质。生活中不乏刚柔品质者，但要在柔与刚之间，能够像水一样把握好度，那就鲜有人在了。遇高山，奔流而下；遇险阻，曲线绕流；遇污秽，同而化之；遇应求，溯而从之；遇大海，兼容并之。可见，水对东江人品质的影响非同小可。

东江水的灵韵在于其坚韧。当先祖踏进罗阳这片土地的时候，并非今天这样事事顺心如意、物物喜于己欲。除了缓缓流淌的东江、群山环绕的罗阳，他们或只有一颗敢于改造和建设这片土地的决心。就像水一样，放在碗里就是碗的形状；放在杯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流在血液里，就是血管的形状。而我们走进罗阳、结庐罗阳，我们似乎成了罗阳的形状。罗阳的文化、民风民俗和社会经济发展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建设和发展着这座城市。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没有选择题，只有必选题。天地不可逆转，东江水也不会退缩，唯有以坚忍不拔的意志迎难而上。

东江水的灵韵在于其至善。至善体现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至善是千百年来文人士子的孜孜追求，至善是时刻敲响我们为什么是人的警钟。心中常怀敬畏之心，方显善良本色。

岁月留给我们一串串珍贵的回忆，还在东江的碧波里荡漾，摇曳着金光。先贤留给我们太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仍在罗阳人的血液里流淌，砥砺荣光与梦想。东江滋养了罗阳，成就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又滋生了无数支流，比如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在这里交汇流淌，比如千年涓滴汇聚成的罗阳古邑文化在三街六十四巷流淌，比如新时代文明在城市的每个犄角旮旯流淌……



流经博罗的东江 □黄辉延 摄